

从及物性视角看卡特对《白雪公主》的改写



吴素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广州 510420

摘要: 安吉拉·卡特从女性主义角度对格林童话《白雪公主》进行改写, 创作出短篇故事《雪孩》。卡特保留了魔镜这一关键元素, 但将其隐形化, 暗暗揭示伯爵夫人和雪孩间的镜像关系, 为伯爵夫人杀害雪孩的动机提出新解。从及物性角度切入, 可见卡特将《雪孩》的主题从表层的“女性间的嫉妒”深化为“被压迫女性寻找解放”, 以此来鼓励目标读者(成年女性)挑战父权力量并追寻自我解放。这强化了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追求女性自由以及性的主动权的鼓动与号召。深入挖掘这一改写之作背后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 既可补充学界对《雪孩》的片面解读, 也可揭示卡特为使经典童话摆脱“欺骗女性的父权神话载体”这一标签, 帮助其迎合当代需求与认知, 为经典童话注入当代意义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 安吉拉·卡特; 《雪孩》; 隐形魔镜; 镜像人物; 女性主义改写

DOI: [10.57237/j.cll.2023.01.002](https://doi.org/10.57237/j.cll.2023.01.002)

A Transitivity Approach to Angela Carter's Feminist Revision of "Snow White"

Sufen Wu*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Angela Carter rewrites Grimm's fairy tale "Snow White" from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and creates her short story "The Snow Child". Carter keeps the indispensable element, namely the magic mirror, but renders it invisible. Through it, Carter secretly reveals the mirror images between the Countess and the snow child, providing new insight into the Countess's motivation to kill the child.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itivity system in the short story reveals that Carter deepens the theme from ostensible "female jealousy" to "oppressed female seeking liberation" in an attempt to encourage target readers (adult women) to challenge patriarchal forces and seek liberation. It meets the propaganda of the second feminist movement to pursue women's freedom and sexual initiativ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feminist ideology in this rewritten work can not only supplement the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now Child" by previous critics, but also reveal Carter's unremitting efforts to make the classic fairy tale get rid of the label of "a carrier of the toxic patriarchal myths that are used to deceive women", help it meet the trends of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inject contemporary meaning into the classic fairy tale.

Keywords: Angela Carter; "The Snow Child"; Invisible Magic Mirror; Mirror Images; Feminist Revision

基金项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唱响女性之歌: 从及物性视角看卡特对《白雪公主》的改写”(22GWCXXM-007).

*通信作者: 吴素芬, 1477263803@qq.com

收稿日期: 2023-03-07; 接受日期: 2023-03-20; 在线出版日期: 2023-04-07

<http://www.chlanglit.com>

1 引言

根据格林兄弟早期未发表的《白雪公主》版本¹，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对这一经典童话故事进行了改写，创作出女性主义短篇故事《雪孩》（“The Snow Child”）。从童话故事的表层情节来看，恶毒的王后三次设计欲将白雪公主杀害是因为嫉妒其美貌。但批评家进而挖掘出背后的深层原因，如童话研究者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应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提出新解，即王后与白雪公主之间存在“俄狄浦斯斗争”[1]。受此影响，中国学者郑佰青在研究《雪孩》时，认为卡特在改写作品中让“原作中缺场的‘父亲’化身为‘伯爵’粉墨登场”，强化了这种“俄狄浦斯斗争”[2]。诚然，从故事表面情节来看，伯爵夫人意识到雪孩是丈夫的欲望之物，因而想杀害她，这是女性间的斗争。然而，如果关注到作品的潜文本²，并发现隐形的魔镜，则可提出另一种假设：伯爵夫人和雪孩是镜像人物。注视着雪孩（镜中人）的被动与顺从性，伯爵夫人（照镜者）好似见证了处于隶属地位的自己。如此，伯爵夫人除掉雪孩的动机就存有新解。西方学者查纳尼同样认为二者是“镜像人物”[3]。但颇具矛盾性的是，他认为卡特在改写《白雪公主》这一童话故事时，为了“重申故事的本真意义”，“规避了所有流行化的、被假设为不可或缺的元素”[3]，其中就包括魔镜。那么，在卡特《雪孩》中，魔镜到底是消失不见了，还是隐匿在作品中，悄然起作用呢？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所在。概括而言，本文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卡特在改写作品《雪孩》中是否保留了魔镜元素？如果认为魔镜元素仍然存在，那该如何发现隐形的魔镜以及人物间的镜像关系？揭露镜像人物以及考察作品的及物性系统是否可以对伯爵夫人杀害雪孩的动机提出新解？第二，如果有新解，这对理解卡特从女性主义角度改写经典童话有何作用？

2 隐形魔镜与镜像人物

魔镜在《白雪公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后询问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魔镜起初回答是王后，但当白雪公主长大后，魔镜则改口白雪公主。这导致爱美的王后嫉妒心爆发，誓言要杀害公主。可见，魔镜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此外，阿尔奈·汤普森索引³也证明魔镜是《白雪公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元素。同时，学者们对魔镜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针对镜子里的声音来自何方，学界存有不同见解。贝

特尔海姆认为是女儿的声音，他分析道，“当女儿未长大时，她认为母亲最美；但长大后，她则认为自己最美，且比母亲美上数千倍”[1]。贝氏认为这种夸张说法更加证明说话者是女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古巴指出“这是父亲的声音，是父权社会对女性做出评判的声音，影响王后以及每一位女性的自我认知”[4]。童话研究者巴兹莱否认了这两种观点，认为是母亲自己的声音，言说“分离焦虑”[5]——长大的女儿不再需要自己的陪伴。学者吉拉尔多则认为是真理的声音，因为“镜子总是表达事实”[6]。

以上学者虽然各执一词，但他们对魔镜的关注与分析反应了魔镜在《白雪公主》中的重要性以及对揭示作品主题的功能性。那么卡特在改写时会对魔镜这一关键元素弃之不用吗？卡特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她对镜像表现手法青睐有加。她的作品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象征或隐喻意义的镜像，如《明智的孩子》中的朵拉·诺拉双胞胎意象、《新夏娃的激情》中的对镜自观。基于此，不妨推测卡特在《雪孩》中继续使用了镜像这一表现手法，保留了魔镜元素，只是将其隐匿化了。

在《雪孩》中，隐形魔镜在伯爵夫人和雪孩这两位女性人物之间发挥作用。两人相遇时，伯爵夫人如同照镜者，雪孩是镜中人，两人的共同性浮出水面。首先，颜色方面具有一致性：伯爵夫人的衣服颜色是黑色和猩红色，而作者强调雪孩拥有黑发与红唇。其次，伯爵夫人和雪孩身处女性阵营，都是父权制社会的附属品，缺少自身的主体性。故事伊始，叙述者提到“伯爵偕他的夫人出门，他骑一匹灰牝马，她骑一匹黑牝马”[7]⁴。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使用“他的夫人”介绍伯爵夫人，物主形容词“他的”点明伯爵夫人隶属于丈夫。而对雪孩而言，她的存在既不是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亦不是萨特所言“存在先于本质”，更不具备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她只是伯爵的欲望产物。鉴于伯爵夫人和雪孩的相似性，有理由认为雪孩是伯爵夫人的镜像形象。查纳尼也提出了这个观点，但遗憾的是，他既没有指明两者的共性，也忽视了隐形的魔镜。

正如引言部分所言，魔镜元素的介入使得伯爵夫人杀害雪孩的动机不再局限于“俄狄浦斯斗争”。接下来本文将从及物性系统这一角度切入，对动机提出新解。

语言学家韩礼德在《功能语法导论》一书中指出,及物性系统包括六种过程,即物质过程、心理过程、

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在《雪孩》中,物质过程和言语过程居多,如表格 1 所示。

表 1 《雪孩》中各过程分类统计

过程	物质过程	言语过程	关系过程	心理过程	存在过程	行为过程
数量	26	10	6	4	3	1
百分比	52%	20%	12%	8%	6%	2%

在言语过程中,伯爵是第一位说话者,这彰显了他的主动性。

- (1) “I wish I had a girl as white as snow,” says the Count.
 Verbiage Ver.⁵ Sayer
- (2) He says: “I wish I had a girl as red as blood.”
 Sayer Ver. Verbiage
- (3) “I wish I had a girl as black as that bird’s feathers.”
 Verbiage

尽管叙述者没有道明第(3)句话中的说话者(Sayer),但根据重复的句型,仍然可以推断说话者是伯爵。在伯爵表达完他的三个愿望后,雪孩出现了,即雪孩是伯爵的欲望产物。值得强调的是,作者通过存在过程(“As soon as he completed her description, there she stood”)强化了雪孩存在的被动性。细心的作者生怕读者未能察觉到此处微妙的被动性,继而安排叙述者使用全知视角做出评论:“she [the snow child] was the child of his desire and the Countess hated her”。第一个小句是属有的关系过程(posessive relational process),强化了雪孩的身份:被伯爵占有的性对象。第二个小句是情感的心理过程(emotive mental process),从中可见伯爵夫人对雪孩的情感。动词“hate”可解释为“对……感到极端的敌意”。伯爵夫人为伯爵的妻子,对雪孩感到嫉妒和敌意,因为后者是伯爵的新女人。正如学者指出,伯爵夫人的敌意是一种“竞争,是以牺牲另一位女人为代价而生存的斗争”[8]。而动词“hate”也可解释为“对……感到非常厌恶”。伯爵夫人厌恶雪孩,因为后者是一个被动的性对象,这也体现了伯爵夫人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由此可见,卡特通过连接词“and”并列属有的关系过程和情感的心理过程具有特殊意味。查纳尼也关注到此处“and”的重要性,他指出:“卡特使用连词‘and’而非‘so’,引导读者做出以下阐释,即伯爵夫人的仇恨先存在于雪孩的出现,甚至先存在于伯爵对雪孩的欲望。”[3]但必须指出的是,“and”作为连接词,的确蕴含逻辑因果关系,即雪孩的身份与伯爵夫人对其的敌

意或厌恶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如果采用“hate”的第二种意思进行解读,并对镜像关系加以考虑,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当伯爵夫人看到雪孩时,魔镜帮助伯爵夫人看到了真实的自我——隶属于父权社会的附属品。如此,根据“等量代换”法则,可得出如下结论:伯爵夫人厌恶雪孩;雪孩是伯爵夫人的镜像形象,即她的顺从、附属身份;伯爵夫人厌恶自己内心的顺从自我。

卡特利用物质过程进一步展现了雪孩的被动性和从属性,“The Count lifted her up and sat her in front of him on his saddle”。在这两个小句中,伯爵是动作者(Actor),而雪孩是目标(Goal)。换言之,伯爵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随意处置雪孩。随着雪孩的被动性和从属性得到进一步彰显,伯爵夫人对其的厌恶之情也愈加剧烈,并萌发将其杀害的恶想——“how shall I be rid of her”。试与格林兄弟使用的“how shall I get rid of her”⁶作比较。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卡特特别匠心地使用静态系动词“be”突显出伯爵夫人的心理困扰,这更加证明雪孩是伯爵夫人心理层面的障碍,这种障碍不能通过动态动词“get”得以排除。因此,根据“等量代换”法则,又可得出如下结论:伯爵夫人希望摆脱雪孩;雪孩是伯爵夫人的镜像形象,即她的顺从、附属身份;伯爵夫人希望摆脱自己内心的顺从自我。

接下来作家利用大段篇幅描写伯爵夫人如何摆脱雪孩。正如《白雪公主》中的王后三次设计毒害公主,伯爵夫人也做了三次尝试。

(1) The Countess	dropped	her glove	in the snow	and	told
Actor	Mat. ⁷	Goal	Cir. (loc.) ⁸		Ver.
the girl	to get down to look for it;	she	meant		to gallop off and
Target	Verbiage	Senser	Men. ⁹		Phenomenon
leave her there	but	the Count	said:....	At that,	the furs sprang
		Sayer	Ver.		Actor Mat.
off the Countess's shoulders			and	twined	round the naked girl.
Cir. (loc.)				Mat.	Cir. (loc.)
(2) Then	the Countess	threw	her diamond brooch		through
Actor	Mat.	Goal			Cir. (loc.)
the ice of a frozen pond:		“Dive in and fetch it for me,”		she	
		Verbiage		Sayer	
said;	she	thought	the girl would drown.	But	the Count
Ver.	Senser	Men.	Phenomenon		Sayer
said:....	Then	her boots	leapt	off the Countess's feet	on to the girl's legs.
Ver.		Actor	Mat.	and	Cir. (loc.)
(3) They	came	to a bush of roses,...	“Pick me one,”		said
Actor	Mat.	Cir. (extent)	Verbiage		Ver.
the Countess	to the girl.	“I can't deny you that,”		said	the Count.
Sayer	Target	Verbiage		Ver.	Sayer

有两处物质过程的动作者是伯爵夫人，这彰显了她想除掉雪孩的主动性。然而，伯爵夫人与《白雪公主》中的王后不同：王后直接与白雪公主对峙，而在卡特笔下，每当伯爵夫人设计除掉雪孩时，都遭遇丈夫的干预。通过这种安排，卡特将表层文本中的“女性间的斗争”深化为伯爵夫人与男权社会的对峙。此外，不同于《白雪公主》中的王后在童话故事结尾处受到惩罚，伯爵夫人在三次尝试中的前两个阶段遭遇惩罚：皮草衣和靴子先后从伯爵夫人身上脱落下来。在这两处物质过程中，卡特安排皮草衣和靴子充当动作者，强调遭遇惩罚时，伯爵夫人是被动的接受者。

尽管伯爵夫人已经遭受两次惩罚，但她并没有停止根除雪孩/她的顺从自我的计划。在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尝试中，伯爵夫人命令雪孩摘一朵玫瑰花。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两次尝试中，卡特皆通过心理过程揭示了伯爵夫人的内心活动，而在最后一次尝试中，卡特却未继续提供心理过程。为什么卡特要做出这种变动？不妨推测，卡特这样安排是为了暗示伯爵夫人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聪明。此时，她的思想是深不可测的。因此，伯爵虽然能看透夫人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杀人计划，却未能看出第三次计划的危险性，故而他同意了夫人的请求，雪孩也因玫瑰刺而死。

尽管雪孩已死，伯爵仍然对她进行了性侵。对此，伯爵夫人作何反应呢？卡特使用一个行为过程介绍道，“The Countess... watched him narrowly”。根据韩礼德的观点，行为过程“是内心活动的外在表现，是意识和身心

状态的外显过程”[9]。伯爵夫人的行为过程同样外显了她的“内心活动”，即她厌恶丈夫对雪孩的恶劣行为。“narrowly”作为环境成分（Circumstance）也揭示伯爵夫人的厌恶情感更像生气而不是嫉妒。更重要的是，在此处，伯爵夫人是行为者（Behaver），而伯爵是现象（Phenomenon），这打破了此前建立的男性/主体、女性/客体之二元对立。此外，从语义层面来看，伯爵夫人是凝视者，而伯爵成为了被凝视者。凝视与权力密切相关，正如视觉艺术家卡瓦拉罗所言，“凝视的概念描述了一种与眼睛和视觉有关的力量。当我们凝视某人或某物时，我们不仅仅是在‘看’。凝视具有探测性和控制性，它穿透身体并使之客体化”[10]。卡瓦拉罗有关凝视的洞见为诠释伯爵夫人对伯爵的凝视提供了参考。可以看出，伯爵夫人的凝视将伯爵客体化。所以，无论从语法角度还是从语义角度看，这处行为过程都是卡特的点睛之笔，也是一处重要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伯爵夫人与丈夫的关系实现大反转。她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必须指出，这种转变正是发生在雪孩死去之后。这更加证明雪孩是伯爵夫人内心的顺从自我形象，随着雪孩/客体的消失，伯爵夫人拥有了自身的主体性。只有认为雪孩是伯爵夫人的镜像形象，雪孩之死才意味着伯爵夫人摆脱了自身的被动性和屈服性，进而有机会掌握自身的主体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卡特在这篇不足五百字的短篇中设置了鲜明对比，前部分强调伯爵夫人的被动性，而后面则展示其主动性。

在被伯爵性侵后，雪孩融化了。雪孩类似于萨德

笔下的受虐狂贾斯汀。卡特曾对贾斯汀的命运做出以下评价：“成为欲望的客体意味着被定义为被动……被动地存在意味着被动地死亡——那就是，被杀死”[11]。在卡特笔下，雪孩的命运如出一辙。随着镜像人物的死亡，伯爵夫人内心被动、顺从的自我也被根除了，她开始按照自我意愿控制生活。这种转变在一处属有的关系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the Countess had all her clothes on again”。此处关系过程和上文提及的两处物质过程（“the furs sprang off the Countess’s shoulders”，“her boots leapt off the Countess’s feet”）形成明显对比。卡特本可以继续使用物质过程（如“the clothes flew back on the Countess”），但她选择了关系过程，因为这种小句能够更大程度上体现伯爵夫人变化的身份：她不再是父权社会中无力、只能被动接受现状的一方，而是一位主动的属有者（Possessor）。在下一处物质过程（“With her long hand, she stroked her furs”）中，伯爵夫人充当行动者，更加彰显了她的主动性。

随着身份的改变，伯爵夫人扔掉了丈夫送给她的玫瑰花。传统上，玫瑰是爱情的象征，扔掉玫瑰花象征伯爵夫人拒绝丈夫的爱。此外，丈夫送玫瑰花这一行为本身昭示着伯爵想再次控制妻子。查纳尼发表了类似观点：“伯爵送花旨在让妻子继续充当其性伴侣。”[3]如此，扔掉玫瑰花就可解读为伯爵夫人拒绝做父权社会的附属品、被控制的性对象。另外，玫瑰导致了被动女性（雪孩）的死亡，那么，伯爵夫人拒绝玫瑰就表示她拒绝类似的悲剧命运。

基于以上分析，卡特改写的结局也变得合情合理。在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中，王后意欲除去白雪公主的计谋未得逞，反倒折了自己的性命；白雪公主则在王子的帮助下复活，从此过上幸福生活。而在《雪孩》中，伯爵夫人是幸存者，雪孩则成为了牺牲品。卡特之所以做出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是想将被动雪孩与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伯爵夫人进行对比。通过赋予伯爵夫人生存权，卡特赞扬了敢于挑战父权力量并寻求解放的伯爵夫人。卡特明确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被压迫阶级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其主人那里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妇女有必要吸取这一教训。”[11]在《雪孩》中，卡特正是通过书写被压迫女性努力在父权制社会中获得解放，以此来强化其对女性追求自由之主张。

自从韩礼德于1971年对威廉·戈尔丁的《继承者》中的及物性模式进行主题功能探究以降，诸多学者采用这一模式分析文学作品。比如，福勒研究及物性模式如何反映人物的思维风格，并以查尔斯·马图林《流浪者梅

尔莫斯》为例，指出作品中“疏离的思维方式是由特殊的及物性构成的”[12]。哈斯特和韦伯则探讨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中的及物性系统如何显露人物间的权利关系。申丹老师则以希拉·沃森《双钩》为例，指出及物性分析模式可以揭露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除了展示人物思维风格、权利关系、心智变化，及物性分析模式也可揭示人物间特殊关系。本文正是通过及物性分析，发现卡特利用文体模式暗示女性人物的镜像关系、揭露男女两性间的主客体关系之微妙转变，并通过讴歌积极女性来强调女性主义意识。

3 女性主义改写

卡特《雪孩》收录在《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中。该部故事集对《蓝胡子》、《美女与野兽》、《小红帽》、《白雪公主》等童话故事进行了改写。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卡特在改写中颠覆传统，迎合当代意识形态，尤其是女性主义意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马基宁直言：“安吉拉·卡特从女性主义角度改写童话故事，并因此出名。”[13]谈及从女性主义角度改写童话故事的功能时，后现代童话研究者史密斯指出：“其中一些旨在取代父权原型，另一些致力于通过赋予女性更多主动性以此来批判并颠覆这些原型。”[14]卡特属于第二种，她通过改写情节、塑造积极女性形象、从女性视角讲述故事，创造出高唱女权主义的作品。比如，她在《染血之室》中让女主人公的母亲前来拯救女儿，而不是效仿《蓝胡子》安排她兄弟英雄救美。这处情节上的变动，“反驳了‘英雄救美’是男人这一充满父权意识的世俗之见”[15]。再如，传统童话故事里的叙述者和聚焦者多为第三人称故事外男性主导，以阻止女性“言说她们的思想”[16]。而卡特并没有遵循这种传统，她在《老虎新娘》中安排女主人公充当第一人称叙述者和聚焦者。通过给予女性主动性，卡特让读者近距离听到女性的声音并了解她们的内心活动和思想，从而“破坏父权话语的权威性”[17]。

不同于合集中的其它改写作品，《雪孩》因重复经典童话模式，被误以为再现了父权意识，受到批判。但批评家罗伯特·克拉克指出卡特的写作是“裹挟大男子主义外衣的女性主义作品”[18]。郑佰青进一步指出卡特在《雪孩》中并未采用女性主义惯用的颠覆模式，而是通过模仿经典童话中男性话语建构的性别隐喻和欲望机制，揭示女性承担父权制赋予的女性角色所带来的问题，折射经典童话中女性形象的刻板与荒诞，以此对男权话语模式进行隐性的否定与抵制。郑对《雪

孩》这一女性主义改写之作的肯定值得赞扬，但是郑的分析囿于传统，认为卡特在《雪孩》中仍然塑造了“恶毒的王后”和“无邪的公主”，书写了母女间的“俄狄浦斯斗争”[2]。郑并未注意到卡特悄然将伯爵夫人塑造为一位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新女性，她与雪孩之间的斗争并不局限于“女性间的嫉妒”，更多出自被压迫女性意欲挑战父权力量并寻找解放。如果能对伯爵夫人的新形象加以考虑，卡特在《雪孩》中使用的女性主义改写策略才能更大程度上得以挖掘。

学者们未能全面管窥到卡特《雪孩》中的女性主义改写策略情有可原。卡特在作品中设置了双重文本，使得女性主义改写策略更为隐匿。在表层文本中，卡特延续“母亲和女儿”间的“俄狄浦斯斗争”，保留了“女性间的嫉妒”主题。而在潜文本中，卡特则使用隐形的魔镜暗示伯爵夫人和雪孩是镜像人物。当伯爵夫人注视雪孩时，后者顺从、被动的形象让伯爵夫人看清女性（包括她自己）身上的从属性与顺从性，她的女权主义意识油然而生。由此可见，卡特从“女性主义视角”改写经典童话，突出了“被压迫女性寻找解放”的主题[19]。总之，只有发现这面隐形的魔镜，才能察觉到人物间的特殊关系，继而深刻理解卡特对童话故事进行的女性主义改写。

卡特把童话故事改写为女性主义作品，很大程度上受到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影响。《雪孩》于 1979 年出版，这正是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时期（1960s - 1970s）。此外，卡特坦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运动对我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作家，因为我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是女权主义者”[20]。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追求女性自由以及性的主动权。女性解放是激进派女权主义者的核心议程，她们想要“结束男性对女性一切形式的暴力”[21]。在《雪孩》中，卡特对“强奸”、“性侵犯”、“儿童性虐待”的描述恰恰属于“男性对女性的暴力”。通过揭示这种暴力，以及鼓励女性拒绝成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卡特完成了其作为女权主义作家的使命。

必须指出的是，卡特对童话故事进行女性主义改写恰逢其时。有些女权主义者对童话进行批评，如玛丽·戴丽指责童话故事是“一种毒害女性、欺骗女性的父权神话载体”[22]¹⁰。童话研究者哈里斯也注意到，“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第二波女权主义思潮的兴起，许多评论家将童话故事视为社会对女性期望的浓缩表达，是决定她们的生活及梦想的危险神话”[23]。为了帮助经典童话摆脱传统标签，使经典童话迎合当代需求与

认知，卡特通过隐形魔镜激发女性人物的女权主义思想去挑战父权制权威，使故事具有当代性，真正让“新酒在旧瓶中爆炸”[20]。“在 20 世纪 70 年代激烈的女权主义对童话议题进行的辩论中，所有辩论方都认为童话对女性的生活和梦想产生了直接影响”[23]。卡特没有忽视童话故事的影响与力量，她通过给予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伯爵夫人生存权，而安排顺从的雪孩牺牲，以此鼓励女性挑战父权力量并追寻自我解放。

以上分析默认卡特《雪孩》的目标读者是成年女性，这与现代读者对童话故事的认知背道而驰。童话故事因其情节简单，且具有教育意义，在当代社会是孩童读物。但事实上，童话故事起初是为成年人准备的。童话研究者宰普斯认为，约在 17 世纪 90 年代，“所有的童话故事都是为成年人创作的”，在阅读童话故事时，年轻人会“努力欣赏和模仿主人公，或从他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24]。后来，童话故事的目标读者逐渐变为孩童。佩罗童话英译者克里斯托弗·贝茨认为“佩罗最初一定是想让孩子们读他的故事”[25]。儿童文学研究者玛丽亚·塔塔也认为，格林兄弟一定把儿童作为他们的目标读者，因为他们都“颂扬故事的‘文治教化’力量，并将故事集构想为儿童的‘礼仪手册’”[26]。的确，这些说教式的道德童话为孩童提供了启蒙教育。而到了现代，作家们似乎想让童话故事承担其原初功能，即教育成年人。换言之，童话故事的目标读者似乎又回到了成年人。正如马基宁所言，“这些都是 20 世纪末的成人童话”[13]。卡特的《雪孩》属于这一类。通过“改写”而非“复制”¹¹《白雪公主》，卡特改变了目标读者（成年女性）对传统人物形象（白雪公主的继母）的认知。通过将伯爵夫人塑造为一位致力于消除内心顺从自我的女权主义者，卡特为《雪孩》注入了当代意义。

4 结论

自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于 1812 年面世以来，改写版层出不穷，母女关系不断产生变体。在格林兄弟最初的版本中，白雪公主按照王后的意愿诞生，是王后内化的形象。其它版本¹²做出变动，将白雪公主改为国王的意愿产物，继母与公主之间的关系也随即变为“女性间的嫉妒”及“俄狄浦斯斗争”。在 19 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形成，各资本主义国家抢夺殖民地和财富资源，童话改写者为反映社会趋势，将该童话中的母女矛盾悄然转变为双

方对权利、物质财富的抢夺¹³。而在 20 世纪后半叶，正值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时期，卡特将《白雪公主》的经典主题（女性间的竞争）改写为“被压迫女性寻找解放”，激发目标读者（成年女性）追求自由。如此可见，在改写童话故事这场历时接力赛中，卡特接过“接力棒”，致力于使童话故事更具现代价值与当下意义。

致谢

方开瑞教授对此文提出了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Bettelheim, Bruno. *The Uses of Enchantment: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6: 203-207.
- [2] 郑佰青. 嬉戏的模仿——论《雪孩》的重构艺术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1 (2): 51-58.
- [3] Chainani, Soman. *Sadeian Tragedy: The Politics of Content Revision in Angela Carter's "Snow Child"* [J]. *Marvels & Tales*, 2003, 17 (2): 212-235.
- [4] Gilbert, Sandra,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38.
- [5] Barzilai, Shuli. *Reading "Snow White": The Mother's Story* [J].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90, 15 (3): 515-534.
- [6] Girardot, N. J. *Initiation and Meaning in the Tale of 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 [J].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977, 90 (357): 274-300.
- [7] Carter, Angela. *The Bloody Chamber and Other Stories* [M]. London: Vintage, 2006: 91-92.
- [8] Bacchilega, Cristina. *Postmodern Fairy Tales: Gender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M].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38.
- [9]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revised by Christian Matthiessen, 3r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1.
- [10] Cavallaro, Dani.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M]. London and New Jersey: The Athlone Press, 2001: 131.
- [11] Carter, Angela. *The Sadeian Woman and the Ideology of Pornography* [M]. New York: Pantheon, 1979: 77-151.
- [12] Fowler, Roger. *Linguistic Critic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3.
- [13] Makinen, Merja. *Angela Carter's "The Bloody Chamber"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Feminine Sexuality* [J]. *Feminist Review*, 1992, 42: 2-15.
- [14] Smith, Kevin Paul. *The Postmodern Fairytale: Folkloric Intertext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36.
- [15] 吴颉, 胡全生. “提高觉悟”之歌: 析卡特的童话《血腥密室》之改写与叙述策略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6 (1): 75-81.
- [16] Jones, Steven Swann. *The Fairy Tale: The Magic Mirror of Imagin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65.
- [17] Cranny-Francis, Anne. *Feminist Fiction: Feminist Uses of Generic Fiction* [M]. Oxford: Polity, 1990: 17.
- [18] Clark, Robert. *Angela Carter's Desire Machine* [J]. *Women Studies*, 1987, 14: 147-161.
- [19] Benson, Stephen. *Angela Carter and the Literary Marchen: A Review Essay* [J]. *Marvels & Tales*, 1998, 12 (1): 23-51.
- [20] Carter, Angela. *Notes from the Front Line* [C]. Michelene Wandor. *On Gender and Writing*. London: Pandora, 1983: 69-77.
- [21] Mackay, Finn. *Radical Feminism: Feminist Activism in Movement* [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263.
- [22] Daly, Mary.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44.
- [23] Harries, Elizabeth Wanning. *Twice upon a Time: Women Writer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Fairy Tale* [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
- [24] Zipes, Jack. *The Changing Function of the Fairy Tale* [J].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1988, 12 (2): 7-31.
- [25] Betts, Christopher, translator. *The Complete Fairy Tales* [M]. By Charles Perraul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xxxix.
- [26] Tatar, Maria, editor. *The Classic Fairy Tales: Texts and Criticism* [M].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xi.
- [27] Zipes, Jack. *Fairy Tale as Myth / Myth as Fairy Tale* [M].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4: 9.

1 在 *The Uses of Enchantment: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 中，贝特尔海姆记载了格林兄弟早期未出版的《白雪公主》，详见第 200 页。

2 查纳尼也指出卡特《雪孩》具有双重文本——表层文本和深层潜文本（“an ‘above-ground’ text and an ‘underground’ motivating subtext”），详见第 220 页。

3 芬兰学者安蒂·阿尔奈（Antti Aarne）曾收集世界各地的民间

故事，编纂为《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该索引经由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的翻译，被广泛使用。

4 以下引自此书之处，与此同页或下页，一律不再另外加注。

5 Ver.: Verbal Process.

6 格林兄弟在早期未出版的《白雪公主》中使用的就是“get rid of”，详见 Bettelheim, p. 200。

7 Mat.: Material Process.

8 Cir. (loc.): Circumstance (location).

9 Men.: Mental Process.

10 2022 年纪录片《Tinder 诈骗王》便是一例，其中挪威女孩 Cecilie 的被骗经历与其阅读童话故事《美女与野兽》息息相关。

11 宰普斯在 *Fairy Tale as Myth / Myth as Fairy Tale* 一书的引言部分区分了这两种对童话故事的当代处理模式。在他看来，“复制”模式只是简单地重复传统故事的结构和规范，强化了“根深蒂固的思考、想象、信仰方式”，而“改写”模式则旨在“改变读者对传统模式、形象和道德准则的看法”。

12 如安妮·塞克斯顿 (Anne Sexton) 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

13 如在苏格兰盖尔语版《白雪公主》——“Lasair Gheug, the King of Ireland’s Daughter” (1891) 中，继母毒害公主是为了独占丈夫的遗产。